





長恩閣叢書

長恩閣叢書總目

大興傅以禮節子輯

再生記畧二卷

佚名

汰存錄一卷

餘姚黃宗羲著

思舊錄一卷

餘姚黃宗羲著

滇緬錄一卷 附黔記

史臣文安之著

吳三桂紀畧一卷

佚名

平滇始末一卷

佚名

平吳錄一卷

孫旭轉菴著

吳逆取亡錄一卷

蒼弁山樵撰

明季遺聞拾遺一卷

江左鄒 漪輯



臨安旬制紀二卷附錄

錢塘張道稿

甲申核真畧一卷

濟甯楊士聰記

南行日記一卷

濟甯楊士聰記

粵行小紀三卷

常熟瞿昌文著

長恩閣叢書目錄終

再生記略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再生記略卷上

濟生以先人芝臺公諱仁錫荷恩祭葬赴京觀謝於癸未七月入都隨伏闕拜疏甲申三月初邀俞旨賜贈賜蔭方擬東裝而昌平之兵告譁矣衙舍民居焚劫一空撫臣何謙臬示亂首而榆林敗告踵至巡城御史奉上傳凡勛衛科道等分守九門盤詰奸細一應官員家眷不許出城又命輔臣魏藻德往天津調兵方岳貢往濟甯督漕旋以報賊甚衆急收回成命輔臣陳演蔣德璟俱准回籍此初三日事
初四日上召對羣臣命襄城伯李國禎守西直門欽天監奏帝星下移百官修省城中猶晏如也兵部曉諭如有獲奸細一名賞銀百兩其餘無所短長大僚飲酒赴席雍雍如常時

初五日督師李建泰病兵潰撫臣楊鶚傷按臣衛景瑗宣府總兵朱三樂俱自殺總督余廷桂逃知州董復鄉宦韓霖俱降上發內帑數萬遣司禮太監杜之秩總兵唐通協守居庸關

初六日議設餉之法封疆重犯如侯恂董象恆王志舉王永祚陳睿謨鄭二陽等俱許充餉贖罪輔臣又舉太康伯張國紀嘉定伯周奎等出資借餉又舉舊司馬張國維江南練兵輸餉俱如議總兵唐通吳三桂左良玉黃得功俱封伯爵劉澤清高杰鄭芝龍俱封都督世襲

初七日襄城伯李國楨都察院李邦華俱請東宮南遷兵科光時亨駁止之下午報大同已破賊兵一路不殺不劫平買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平賣

初八日宣府亦破聞撫臣蔡懋德被難賊兵勢如席捲印官降者視事如初觸其鋒者即死

初九日破陽和官吏望風迎附有載酒椎牛以先者有預備下馬飯親送供給者甚有掠民子女獻賊者種種不可殫述是日大司馬張國維單騎南行門禁益嚴然能禁出不能禁入凡布行酒麪店多山陝人來者如歸各於其黨何從盤詰初十日上遣司禮徐高加太康伯張國紀嘉定伯周奎侯爵隨宣詔求助高先至嘉定府周奎謝言老臣安得多金高見其堅辭艱然而去云老皇親如此慳吝大事必不可為矣即廣蓄多金後來何益奎乃勉蠲萬二千金百官相率議助內

官有蠲至五萬三萬者即建坊嘉獎亦僅僅數十萬而已晚刻撥飛馬報賊信城中愈嚴

十一日召對翰林等官授編修陳名夏兵科給事中兼戶科魏學濂史可程方以智等俱有條議是日頒罪已詔張示各處併給城軍半歲之糧每人共黃錢五十文怨聲填耳

十二日內外城各議增兵兵無所出百計綢繆惟襄城一人科臣戴明說反特疏糾之殊不可解

十三日各門分設大將軍紅夷等砲砲所伏處立營守之每日部屬一員輪督九門大司馬張縉彥議各處調兵勤王刻不容緩戎政王家彥少司馬金之俊拮据終日無所見長都察院李邦華安撫軍民嚴禁訛言榜文頗多而金吾駱養性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縱賄如常絕無斂戢朝端日以門戶相爭體面把持鑽營陞轉者較常更甚選司沈自彰重聽惟吏書上下手無所斷制獨張大司馬風裁嚴厲吏書無所措手一時頗稱公焉十四日起復內兩曹化溇戴罪守城上忽傳諭收葬魏忠賢遺骸時日色雨旬失光是夜風色陰慘沙塵刮天十五日光益晦正陽門外關帝廟旗杆中劈為兩橫道上一時閔傳關帝託夢於皇上已出都門矣是日報居庸關破杜之秩唐通俱降

十六日黎明破昌平州焚十二陵享殿撫臣何謙或云死或云遁矣復分兵劫通州糧儲諸營自沙河而進直犯平子門終夜焚掠火光燭天是日上召對三次輔臣及六部科道等

官皆曰無害藉聖天子威靈不過坐困幾日撥雲霧見青天耳退朝之後諸臣言笑自若而已時有權將軍者發偽牌定於十八日入城行至幽州會同館繳皆以為駭

十七日西直門聞賊砲聲人心洶洶濟生覓一僻寓避之上是日不時召對有舉故相馮銓者有言曹景辰楊維垣霍維華邊才者上皆不允其議始息上又與司禮監王之心相對而哭御案手書十二大字密示之心隨即抹去又改授科道十八員分守九門城中議論紛紛或曰天府神京萬難搖動或曰賊志不在此即往天津截糧而不知賊已薄外城矣十八日喧傳勤王兵已到已而杳然人情愁惑更甚是日大風驟雨水電雷電交至老幼婦女從西而東者泥濘中絡繹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不絕濟生亦遷於齊化門之著化寺覺砲聲更近如在隔牆乃知賊兵無處不伏也先是都督周鉉坐彰義門知賊已臨城急告其父嘉定伯速速調兵守護上傳諭軍卒且盡數詣外羅城其內城守牌以大小宦寺補之從內出者數千人徒擾民間豈習守禦又傳諭光祿寺取大麻又袋三四千以備不測之用午間復傳九門試砲至晚亦不及試矣賊兵入德勝平子二門亦隨破門俱下闌填土不知何以迅疾如此傳云太監曹化淳內應想不誣申酉分賊密遣杜監通話欲中分天下謀之大僚不可而止是夜上微服步至成國公府中闈人辭赴席未歸憤憤而返杜監盡以我情告賊賊勢愈張聲言大砲擊死一人即當屠城將卒懼甚故砲聲竟夜無所

傷空響而已半夜雨中復同內監步至前門望見正陽門城上已懸白燈籠三盞知大事已去即刻還宮白燈籠者自一至三以表寇信之緩急者也時內城未破而三燈畢懸守者蓋有外心矣聞公主年十五亦奔至嘉定府中府閉不肯啟仍歸宮內上亦進壽甯宮公主泣上欲殺之手不能舉良久忽揮刀公主以手格之臂斷而暝袁妃縊絕繩墮乃親斫其頸愛妃數人皆刺死先后亦自盡宮中上復逼張太后并李娘娘速死然後自縊

十九日外人喧傳駕已出齊化門適有人自長安街來見東西華門大開宮裝委地始知宮中之有變也濟生於寺中驚仆旋強起易微服獨步至武學前又轉一小街陋極或可暫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避恨無相識忽於頽垣中見破衣一老乃射瀆小莊佃戶張聖泉也因奇窮代人解糧領批賃一據居此等二年餘矣余遂假寓焉屋低隘甚且破入門如昏夜予聊且卽安僕輩皆無從而知也呼張老外探消息始知太監傅某獻門內城已破巡城御史王章死兵科光時亨降城上下賊兵俱滿逆閭擁飛騎數百直進紫金城百姓皆執香以迎或寫順字或順天王或永昌元年或新皇帝萬萬歲等語遍貼門戶首額亦貼順民字賊衆填塞街衢搜索騾馬恣行殺掠雜沓呼號倏聚倏散溝渠坑塹血肉滿地兒童婦女哭聲如雷一兵至則數百人咸稱俯伏乞哀見者魂奪莫敢膺也初但掠金銀後至者掠首飾最後及衣服矣獄中重囚如徐州山東大盜無

脫網于是城外響馬公行劫殺不分晝夜犯官張若麒侯恂
投入偽將軍府拜參謀董心葵亦自獄出備言中國情形并
江南勢要偽將軍讚賞不已偽將軍或稱權或稱制或稱果
毅或稱智勇其主者為劉敏為李章副者則田化龍郭之緯
白風賀有威董學禮等分屯九門聞叛將如白廣恩黑雲龍
梁甫左澤溥王琦等亦久為賊用且聞督師李建泰亦在營
中逆閹據大內叛監杜之秩曹化瀉等為導逆閹謂曰若曹
背主獻城罪當斬取汝能識天時饒汝死責各獻銀數萬用
事如故宮中女有掌書杜氏陳氏為逆所獲太子及永定二
王俱被執逆令行君臣禮皆不肯僅相對一揖逆不知先帝
所在懸賞購之爵伯白金萬兩匿者滅其家是日大小官僚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俱以重價購破帽破衫混稠人中惟恐人覺富貴子弟至以
鮮衣一襲易一垢敝衣不可得赤體狂奔隨路踣伏凡朱門
世閥巨室廣寓悉為賊占挾妓招童歡呼狂飲白晝行淫犬
羊何異良家子女自非玉碎罕能及全江米巷口有傳神者
夫婦同縊更有童生周姓者悲憤捶胸嘔血數升而卒士大
夫甯不愧死下午傳示安民然後稍定此偽果毅將軍賀有
威力也

二十日將軍始聞先帝於宮後煤山之紅閣自縊司禮監王
之心從死所御元色鑲邊白綿紬背心上有御書血詔云諸
臣誤朕朕無顏見先帝於地下將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決
勿傷我百姓一人等語初燕都之遷鼎也大內有密室劉誠

意留秘記焉鑄鍵甚固相戒非大變勿啟去歲邊患甚棘上因啟視室中惟一柜發之得繪圖三軸第一軸文武百官俱手執朝冠披髮亂走上詰問內臣答云恐或官多法亂第二軸繪兵將倒戈棄甲窮民負襁奔逃狀上又問答云想軍民背叛也上勃然變色再展第三軸軸中像酷肖聖容身穿白背心右足跣左足襪履披髮中懸於今日分毫不爽豈非厄運有定乎未時逆發錢二貫市柳木柜枕以土塊停於東華門外之茶菴王之心極薄一官亦在其傍適聖母亦由東華門扶出以錦被覆榻上見者無不流涕逆貌甚陋一目先為左良玉射損偽將數人俱兄弟相稱有李姓者亦隻眼或云其弟魁諸將出入禁闈無忌坐同同食午門外任兵馬馳騁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藪慢狼籍千古所未有也偽相牛金星出示凡文武百官俱於廿一日朝見面聖抗違藏匿者罪之又拘各長班令聞報各官職名因此無一得免亦有無恥之輩希圖進用爭先投報自投羅網愚哉先一日死節者為輔臣范景文大司農倪元璐簡討汪偉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鞏永固是日又聞車駕司成德太常卿吳麟徵總憲李邦華僉都施邦曜左庶子周鳳翔左諭德馬世奇左中允劉理順大理卿凌義渠戶科吳甘來侍郎孟兆祥同子進士章明吏部員外許直兵部主事金鉉太僕申申佳胤四川道陳良謨戚臣中惟張英國世澤張惠安慶臻吳清平遵周薛陽武廉郭博平振明王永甯長錫俱自盡餘皆覲顏偷生而已

廿一日報名各官青衣小帽於午門外匍匐聽點平日老成者僂躬者負才者嘵嘵利口者昂昂負氣者至是皆縮首低眉僵如木偶任兵卒侮謔不敢出聲種種醜態筆不盡繪日午賊命設祭於茶菴驚棺改殯因李襄城國楨以頭觸階苦諍三大事一勿犯陵寢二先帝先后喪禮宜厚三太子二王不可殺害賊盡從之後國楨候先帝山陵畢遂服藥死其諸臣報名聽點者芒芒惟恐獲戾即知梓宮甚近亦無暇一行也日已昃有司禮監王德化從內哭出見百官憤甚大罵適遇司馬張縉彥責以誤國欺君奮臂痛毆鬚髯盡拔諸臣皆搔首叩頭謝罪面有愧色因共商草一公疏請葬先帝成禮然襄城伯前已言之矣至晚偽相牛方出踞地而坐大笑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將縉紳便覽亂點一唱不應即以軍法定罪既點訖獨拔九十二名遣兵押送偽吏政府宋企郊所聽用怒詞臣衛胤文楊昌祚林增志宋之繩等削髮令人盡拔其餘毛罵云既已披剃何又報名衆皆失色牛又出令云不入選者每官用馬兵二名押送西四牌坊去各兵馳逐如羊豕然行稍遲刀背亂下此時魂魄俱墜無復生理忽傳偽令各犯官俱送劉將軍發落衆心怦怦然乃復望須臾活矣既押到將軍挾妓歡呼不即審鞠是夜桎梏嚴酷昏黑宛轉以刻為歲翻覺生之可厭也

廿二日衆官仍囚服候於府前枵腹殆不可忍日中偽將軍始出唱名坐贓重者數萬輕亦數千發李戈二將嚴刑追比

有炮烙腦箍夾棍諸具血肉滿前以資笑樂金吾駱養性坐
賊數萬弟養心養志皆受酷刑嘉定伯周奎家資素厚盡為
賊有尚疑諸子私殖不免敲扑悔不用徐監之言噫亦晚矣
庶吉士魏學濂偶為賊兵損一臂訴之偽將軍叱云如此小
事何必饒舌

廿三日舊輔陳演同成國公朱純臣并領降臣具囚服集皇
極殿勸進此時大小從賊諸臣蒙面喪心不復知人間有羞
恥事居然以為一統世界矣其時拷比慘毒者駙馬冉興讓
都督劉岱冉孔悅等皆夾死文官如少宗伯楊汝成部司鄒
逢吉劉有瀾劉養貞王鍾彥蕭鴻譜等不兩日夾死輔臣陳
演魏藻德方岳貢止瑜冢宰李遇知侍郎雷躍龍大司空陳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必謙司馬張縉彥侍郎金之俊司寇張忻掌院方拱乾張維
機諭德楊士聰孫從度李明睿春坊楊昌祚衛胤文林增志
李士淳庶吉士張端御史馮垣登吳邦臣部司趙士錦申濟
芳等無不夾死復甦其輸納銀兩凡服飾段疋等件十不當
一有鄉親株連者全家立盡甚於抄沒更有中書諱元教授
沈浣先衛經歷沈全斌等皆係冷曹亦索至千金輸不及數
隨到隨夾時賊任意張威凡有有交情者委曲求寬如科臣
汪惟效王都詞臣方以智等大減前派之數輔臣方岳貢清
貧素著松江布商代納千金輔臣陳演進出黃金三千兩珍
珠三斗魏藻德父子受刑數次吐金銀以萬計文選司沈自
彰亦於署中搜出金爵人參數千金其餘盈千累百湊集無

數賤自此縱橫日甚一日矣

廿四日偽順天府尹王則堯到任出偽示安民有前朝失德等語一應衙門悉行改張六部為六政府內閣為天祐殿翰林院為宏文館文選司為文諭院督撫為節度使兵備為防禦使六科為諫議十三道為直指使太僕為驗馬寺通政為知政使知府為府尹知州為州牧知縣為縣令主事為從事尚寶為尚契司中書為書寫房五軍府為五軍部守備為守領把總為守旅其餘如故偽官吏政大堂宋企郊文諭院顧君恩從事楊枝起戶大堂楊王休少堂張麟然禮大堂鞏煊少堂梁兆陽兵大堂傅金星少堂黎志陞刑大堂安興民少堂陸之祺工大堂侯恂少堂李振聲知學堯學堯前兩日各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到任皆先時歸順隨到授職者其所拔九十二人仍囚服詣吏政聽選據長班抄白頭行云吏政府今將前朝願授職文官分別揆選曉諭通知俱限次日謝恩末云永昌元年三月廿三日首列宏文院掌院何瑞徵修撰韓四維楊觀光司業薛所蘊編脩楊廷鑑陳名夏周鍾劉正宗庶吉士史可程梁清標劉世芳胡統虞朱積張之奇呂崇烈魯秉趙頴大理卿劉大鞏光祿卿李元鼎太常卿吳家周寺丞項煜鴻臚卿張魯駿馬卿宋學顯尚契卿葉初春國子學錄錢位坤助教李森先吏諫議申芝芳戶諫議孫承澤禮諫議龔鼎孳兵諫議光時亨刑諫議翁元益工諫議戴明說直指使涂必宏裴希度高漢翔蔡鵬霄陳羽白防禦使吳道新衛周祚陳宸誦涂

原柳寅東張希夏張茂爵禮政府從事吳之琦吳剛思司務
孫節戶政府從事劉慶蕃吳文幟方延祚繆沅司務魏學濂
兵政府從事沈元龍潘同春汪承詔王自超司務趙開心刑
政府從事李登雲傅鼎銓候佐司務董獻廷工政府從事郭
萬象金震出王奇才司務賀久邵淮陽鹽運司魏天賞長蘆
鹽運王孫蕙趙漕呂弼周方允昌金汝礪廬州府尹熊世懿
懷慶府尹呂兆龍待詔張國泰定州州牧董復四川等處州
牧熊文舉趙玉森李化麟何胤光縣令湯有慶時敏顧棻施
鳳儀吳爾堽姚文然高爾儼張元琳成克鞏高珩劉廷琮歸
起元張琦已上共九十二人此皆第一日報名者又一偽榜
特選兵政府左侍郎左茂泰鎮守山海關等處地方兵政府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右侍郎張若麒鎮守遼東等處地方嗣後又送降官五十員
到吏政府限次日聽選

廿五日各官復勸進禮政府傳偽旨云登極大典朝廷自有
鑒裁不允所請諸叛臣恐人心未定功名不穩日夜望大位
之早正而賊方檢點黃白命匠傾銷每千兩成一大餅皆用
鐵條聯貫為西運計僭位非其所急也又有舉人王仕圯特
授山東濰縣縣令是日補選各官州牧則孫以敬劉肇國黃
燦傅學禹李長祥孫一脉羅憲汶楊明朗王士奇吳箎高去
奢張若麟縣令則朱國壽張慎學黃昌胤朱受祐冉希舜韓
士偉李呈祥楊棲鸚萬發祥張玄錫史垂譽白胤謙史起明
秦沂王秉鑑傅鶯祥王之鳳趙之璽鄭逢蘭候偉時余忠賓

陸禹恩楊雲鶴姜承宗程兆科鄒魁明王顯等五十人每一官出城則兵數人押之家眷不許帶一人限到任三月後來取蓋所遣多未攻陷之地俟得地後方有職掌各官或有欣然願赴者或有借題營脫者私慶以為視夾打諸臣不啻霄壤懸隔矣

廿六日劉李二偽將復將輸未及額官員夾打備極慘毒又聞牛金星極慕周鍾才名召試士見危授命論又有賀表數千言頌揚賊美偽相大加稱賞

廿七日忽傳偽旨將先帝先后梓宮移出平子門外臣民無一知者太子仍命送至城門即返是日嚴比各官株連無已賊兵厚結無賴子弟使為鄉導本地鄉紳如周鏘劉餘祐梁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以樟米萬鍾吳邦臣沈自彰等咸蜂集其家恣意掠取至士民之家稍立門牆無幸脫者賊兵手携麻索見人面魁肥即疑有財繫頸徵賄有中道借資而釋者長洲諸生張維熙館於京師貌被繫不得一錢大為所困城中凡領勛戚家母錢者嚴加迫索鬻產不惜維恨無主民不聊生長安為之罷市廿八日道路行跡頓希惟見賊兵押官僚無數東奔西走人喪膽獨予破屋潛伏恃以無恐

廿九日聞總兵吳三桂請

大清兵進口討賊或云祖大壽洪承疇俱在營中總督孫傳廷亦未死人心囂然欲動城上賊兵暫輟城外賊兵亦入城領賞是夜淫污劫殺更甚於前民間老婦穉女罕得免者意

以迎敵故縱之也

四月朔偽軍師宋矮子奏帝星不明速宜登位且云天象慘
列日色無光宜速布寬政宋名獻策河南永城人身長二尺
許精於六壬善占驗有名官犯潛匿按方指示無不就獲賊
信之如神每事就教無不從之改皇極殿為祐天殿大明門
為大順門燬太廟中列聖神位偽府尹考試童生出天與之
題考試生員出若大旱之望雲霓題次日即發案偽禮政府
又限初三日文武百官再勸登極

初二日頒偽儀制凡文武俱受權將軍節制行跪禮一二品
官冠加雉尾一根公服俱用棋盤式方領補不論文武悉用
獸品級以一雲至九雲別之偽官先在賊營者冠服如品新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降臣止方巾色衣其未入流者箭衣大帽

初三日百官齊進吏政府勸進又不允偽選鴻臚寺等官習
登偽位禮儀偽相牛與諸將不時入宮馳騎直至殿前與賊
首李自成同坐共食擬定大順會典有太醫院王姓者亦在
結義中惟言是聽九門各換精銳扎營外便門亦不敢放出
入防禦更密

初四日牛相同宋企郊考試舉人出天下歸仁焉蒞中國而
撫四夷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等題就試者約七八十名大
率本地舉人居多時前門罷市累日逆盧變起倉卒諭各偽
將逆速收拾人心其充餉銀兩造冊結數刑罰無苛以昭德
意

初五日偽相府揭曉取實授舉人五十名闕傳
大清兵即日入關以恢復為名人復懷蹂躪之懼矣

初六日陳演朱純臣再勸登極又不允獨召耆老數人於文
華殿問民間疾苦有無擾害傳諭初九日各處耆老一人陛
見

初七日馬兵紛馳於道各官夾過未完者如吳泰來彭敦歷
宋之顯朱芾煌聶一心張元輔李逢申鄭楚勛彭瑄龔茂熙
等大受酷刑而魏藻德之子夾打更毒城中有吳下歌姬陳
元顧壽等與男優私約潛逃事發梟男優七人從賊諸臣時
為賊兵戲弄有新選兵政從事從朝中出賊兵坐而問云汝
選何職即以實告乃拍其背云也好但不可不可如前朝要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錢我主立法森嚴貪官污吏便要梟首偽官唯唯而去聞之
可為噴飯尤可恨者賊初入人家曰借錫鬻少馬曰借牀眠
項之曰借汝內眷作伴藏匿者押男子徧搜愛則樓置馬上
有一賊挾三四人者又有身樓一人而餘馬夾帶兩三人者
不從則死從而不當意亦死一人而不堪眾騶亦死安福衙
衙一夜婦女死者三百七十餘人慘不忍言

初八日諸偽將以所追贓物解進車載馬馱絡繹於道強半
皆芑苴也各官有未夾死者暫放歸家仍着賊兵看守嗚呼
使靡用此助餉練兵鼓策忠勇滅此有餘豈不身榮而名泰
哉偽將董學禮奉令率兵南下而天津等處皆有分駐
初九日百官復於午門外勸進各鄉耆民皆進謁慰問如初

工政府命工匠鑄九璽不成賊始失色

初十日盤祿米倉并大通橋光祿寺等倉積米禮政府出偽示定十七日登極次日幸學行釋菜禮十二日百官先於午門外習儀十三日於天祐殿前再習儀十五日頒詔天下十六日百官於園立候駕十七日郊天祭地隨加袞冕即大位降臣各撰賀表競誇其功午後邊報迭至隨調兵數千星夜防禦賊歸志頓決假出兵為名密運金銀西去人心始搖旅人之貌寢者或為傭若丐往往獲脫若面貌魁肥即被打回更有大僚偽死蓋棺而竅其下以得出都城為幸十一日遣兵各處搜銅煩擾愈甚鑄永昌錢

十二日各偽官集午門外聽鴻臚寺分班習儀文諭院顧君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十一日以下應另行

恩出宮面有憂色疾呼且從容乃退下午喧傳吳三桂率兵數十萬旦暮且至又傳總兵馬岱知都城失守走山海關連結薊遼總督王永吉遼東巡撫黎玉田太監高起潛與三桂合兵入討賊兵俱敗死都人鼎沸降臣始有悔心然無及矣逆夜遣偽兵政府侍郎左茂泰往三邊鎮守至黃昏召劉李二賊率眾迎敵偽將耽樂已久殊無鬪志逆首無可如何遂決計自出夜半又運輜重數百兩歸陝大內蕩然如洗人皆不知也

十三日黎明忽傳偽旨將舊輔陳演魏藻德方岳貢正果代國公朱純臣定國公徐允禎等立刻處決未審果否如果代我行罰未為寬也是早劉李二賊請同行精兵數十萬從齊

化門去仍穿箭衣大帽與諸偽將無別但多一黃蓋耳城中
士民傳吳總兵有令凡係前朝士民各帶縞素齊心殺賊復
仇諸降臣中心如擣無不乘間希走柰門禁甚嚴斷難潛遁
濟生安心破屋中不作他想惟有日誦大悲咒以遣日而已
下午賊即從通州渡河凡頓兵之處雞犬一空又黑風蔽日
村屋震動

十四日吳三桂張示云各邊鎮官兵大集即日起兵勤王擁
戴新天子恢復都城又云江南等處調兵并山東各處藩王
各助義兵刻期齊集有精兵百萬除兇雪恥功成指日京師
居民俱照例服喪有不如令即係賊黨官兵到日盡行拏斬
等語偽相牛出示緝獲奸細城禁倍苛便東西偏聲息亦隔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絕不通矣

再生記略卷上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再生記畧卷下

濟生素聞望日海岱門外藥王廟香火甚盛意賊不禁或是出城一機會是夜沐浴持齋明早披衣而起偕表弟陳理及老佃為道裝手執辦香步及海岱門見賊兵鱗比戈矛若林以為萬無出理且嘗試一行竟無阻者出城一二里詢之土人云東便門雖近守兵頗多惟遠遶沙河門庶其可耳予足力未倦思便門去此不二三里試一窺之何害比到聞其無人甚以為怪私詢土人云暫往大道橋闕糧少頃即返矣予一僕未隨而袖中薄有力資遂賃驢行數里為高米店三人宿焉及聞出沙河門者大受響馬之窘去危得安豈非有命存乎是日聞賊兵已抵山海關與吳師接戰大敗

十六日又傳吳師再勝於賊營中得定王隨奉定王於永平府監國一軍縞素旂幟盡白道路之口往來如一中午僕亦至腰纏無恙飯後復賃小驢行十里過通州知州郭正奇已逃行至張家灣南門下店

十七日覓舟不得停一日聞李賊大集兵血戰殺傷過半三軍喪氣向來降兵恣掠重貨至是逃散者無數京中門禁稍寬出城者頗多惟從逆諸臣懼罹賊法不敢萌去志

十八日僱驢行二十里為許縣知縣高鴻鶴已逃即有偽官到任三十里為河西務鈔關主事方廷祚受偽命照舊管事路遇兵馬數人顏色甚惡幸而不害再行三十里為蔡村遂有舟子相迎又十里至官河口登滿風梢如獲甯居魂魄俱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帖矣隔鄰又數艘則十七日以前出都者約計四百餘人其中遇賊被窘者甚多如未破城而先到灣者舊輔蔣德璟舊撫董象恆曾櫻鄭二陽副使施元徵已報名而未授職者如張伯鯨劉憲章李一元陶履卓何九雲馮祖望蔡鳳楊鶚周仲璉劉中藻史夏隆楊爾銘譚貞良方以智等已授職私逃者如偽寺丞項煜偽編修陳名夏等皆襍於稠人中不敢出聲是日有人從都門來知門禁復嚴較十五日大不同矣十九日鄰舟遇海甯孝廉祝淵共談太常卿吳麟徵殉難事甚悉淵以建言下獄獲雪至是稱貸以殯吳公真血性男子也下午有大官舫至聲勢赫赫詢之新選偽淮陽運使魏天賞也偽長蘆運使王孫蕙亦尾其後二十里抵楊村驛夜宿

二十日阻風聞吳師屢挫賊兵已分兵往陝西搗其巢穴夜宿滿溝

廿一日行十里為桃花口又十里為尹兒灣一路偽牌偽示紛紛不一聞偽官一到印官先遁有無恥鄉紳預歛銀為贄相率郊迎方可免禍不知偽官初到尚以好言結服民心一兩日後將憲綱冊細察官紳肯降者羈縻聽候願去者止放單身其妻女囊橐悉歸賊將自天津以至濟甯往往如此夜宿丁字沽

廿二日行十里至直沽即天津衛見偽將白廣恩有安民告示體統嚴肅賊兵不敢為惡

廿三日行四十里為楊柳青二十里為新口向來土賊劫掠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及闖勢已稔賊皆深匿反得甯靜又二里宿於瀆流廿四日早行二十里為靜海縣知縣韓養醞已逃今新選偽縣令姓王者到任有告示稱偽將仁義之師即日統大兵南征凡屬經過地方平買平賣概不擾害先行曉諭小民無知以為相安於無事矣再十二里為雙塘兒又二十里為唐官兒屯舟子云前路難行遂泊舟至夜半大風乍起雷電烟爍不已

廿五日行四十里為河口又四十里為清縣縣官孟俊明不知下落偽官尚未到任是夜沽酒痛飲河魚鮮且庶廿六日行四十里為興濟縣縣官鄧光禮丁內艱偽官張文才已到任予訪之土人云偽官亦甚難做凡賊兵經過必要

婦女以為供應稍不如意刀背亂下婦女美者攜之醜者棄之仍命縣官留之以待將來雖間有死節者亦不得清白傷哉再行四十里抵滄州知州羅熿罵賊而死步至城內見鐵獅甚大腹下可並過騾車二乘是夜知舊輔蔣德璟於舟次接吳黎兩鎮撫書云闖賊被我兵圍困某等即日奉定王監國又云薊督王永吉督兵勤王知京師十九日已陷因而召募邊兵數萬刻期會勦等語舉舟闖之無不手額顛天願其成功之早

廿七日行二十里為東岸又再行百里為泊頭梨棗成林風鶴無驚追憶出都時皆云盜賊密布跬步難移今布帆安穩殊出望外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廿八日行二十里至油坊又行二十里為下店口十五里為東光縣官周祚薪已逃又三十里宿於連兒窩

廿九日舟子訛傳一信南下舟中必有北方奸細概不放行鄰舟憚不敢進遂停於十五里口

三十日早行三十里至安陵一路行李不絕又行十里宿於老君塘是夜風甚厲舟蕩有聲

五月初一日同人公祀神福行二十里為桑園又七十里為德州已傍晚矣知州許中繹仍舊管事詢知舊輔謝陞御史盧世淮奉濟南王於德州監國統兵殺偽官十八人如吳橋任正交河鹽山慶雲南皮等縣偽官盡為所殺召募本處義勇數萬繕城拒守聲勢大振恢復有機惜南方無應援之兵

耳

初二日自德州放舟夜泊古城城中荒涼人煙絕少知縣周
鼎降賊河干有北去船隻問云前科舉人知闖王即位赴京
聽選一路招搖恬不知恥大為可怪

初三日行六十里為鄭家口民居稠密日中為市至晚方散
太平光景於茲僅見獨恨鳳陽糧船截流而泊需索行舟斂
數金賄之方得開纜其去賊也幾何矣

初四日大風雨止行六十里而息其地為甲馬營即香孩兒
降生處兵燹所經已成赤地

初五日行五十里下午抵武城縣

初六日行至黃昏方到夏城窰四望野曠遙見一片火光又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疑為賊舟中人驚惶走匿予信死生有命獨安枕高卧竟亦
無惡

初七日行四十里泊臨清新開上開見閘水僅如溝遂舍舟
就陸擇居停主人宿焉

初八日清晨就道聞知州荆世爵私逃偽官到任已久稍得
民心行五十里為魏家灣六十里宿東昌府遙望城上懸首
如貫珠皆係土城偽太守宋炳重山西人聊城偽知縣王捷
陝西人道途多植花卉微有江南之景

初九日夜半早行晚宿張秋居民稍稠米價亦平是日有南
人三十日出京者詳述廿九日以前之事據云十八至廿三
賊與吳三桂在山海關無日不戰無日不敗賊於廿五日遣

回賊兵一隊嚴戒守禦廿六日午後逆擁千騎進京定於廿九日拜賀登極偽將軍如李如劉各自為雄目無賊主面呼老李逆每欲僭位即私相語云響馬拜響馬誰甘屈膝又言我輩汗血殺來天下不是他的本事逆心亦不安又傳偽令毀外羅城各偽將府中犯官夾而未死及贓未完者俱着賊兵討絕間有私逃者亦生死相半數賊中死者二十二馬廿九日黎明登極傳言逆加袞冕時心戰肉飛忽見白衣冠一人長二丈許北面而立一時昏眩口目流血徐徐而甦但言願天早生聖人又聞逆前在陝自稱順王即位時亦以頭暈而止噫王位猶不可盜况大寶乎是日賊兵縱其淫掠惟殉難者門書忠臣二字秋毫不犯其餘概遭屠毒酉戌間逆擁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大兵出前門止留殘卒數千在內放火三十日天明宮殿及太廟俱焚僅存武英殿宮女復逃出無數大內尚有重器無賴小民於煨燼中攫取一光午間九門亦火止留大明門及正陽門東西江米巷一帶未燒蓋賊留此一面出路也聞偽軍師宋云我主止可為馬上主溷過幾年而已又云遇秦而興至魯而亡又前月掘一石碑云流人順河干陷在十八灘若要上雲天墮落雁門關又口謠云自成割據非天子馬上登基未許年又劉誠意前數數云十八孩兒兒上生自滅自滅還自滅歷稽諸讖賊之亡日可俟也諸臣臣各具肺腸有甘心從賊而西者有希望東宮恢復飾詞求用者此時回想殉難諸公何等乾淨今名實兩喪能無悔乎

初十日行至東平州州官張鵬翔不知所往
十一日夜半即發午後過汶上縣縣官楊名顯已逃夜宿於
二十里舖

十二日至濟甯州細問土人云四月初九日總兵張文昌統
領壯丁將廣東解到寄庫餉銀三十六萬劫去二十餘萬起
營南去或云奉河督黃公希憲檄檄假此以免於飽寇也十
八日逆遣偽將董學禮南下二十四日又有偽將郭某副將
張國柱至二十里舖扎營士民正在驚危未定有署濟甯道
王世英獻城歸順迎賊將進城二十五日賊察點濟甯營兵
馬將器械衣甲劫掠一空二十六日賊兵究及廣東餉銀將
朱知州盧副將連夾三棍必欲責償凡紳衿大戶按籍拘追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縲紲塞道共追銀四十八萬民不堪命又將進貢龍衣之類
掠去二十八日起馬由袁州東去五月初一日偽將劉某又
來到任初二日有督糧白偽將到州查察寄囤漕米寄庫餉
銀總兵張文昌檄各路兵對敵叛臣王世英遽傳令解散文
昌僅斬賊兵數級偽州牧王某偽防禦使張問行俱於初五
日到任出示索餉鄉紳位至八座者七萬撫按五萬府縣三
萬翰林二萬道部司官一二萬不等乞哀求免立置重刑一
時驚亂至今未定土人所述如此予遂呼驢夫速行勿罹其
網又六十里宿臨城驛為避賊也西望嶧山一帶青翠撲人
田疇豐茂假使無賊豈非樂土
十三日至夏鎮途中虛傳賊至人皆錯愕

十四日早行至沛縣知縣黃鐘久已離任
十五日至 集止宿店主人客吳門始歸談家鄉近事酌
酒肅賓如他鄉遇故人也

十六日早行二十里為臺兒莊始見運河河中但小艇數隻
再行六十餘里為壩頭集一路居民見驢馬百頭大以為駭
競奔避剛又堡上望見落店始知回鄉南人非賊乃返是日
聞史大司馬路總漕立營桃源鎮守黃河賊兵營於宿遷南
北相持往來路絕同行者或請下白洋河或請下邳州予不
能決忽有舟子至衣帽楚楚詢之乃本地一足穀翁也避難
鄉間有船專以濟涉且云此地離漁頭集二十里即予避兵
之所水道無梗從樂莫河至董家溝約八十里南來商旅由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此渡河最便乃約同伴合喚此舟是夜仍宿壩頭集

十七日早發月色愈明張帆出口有一茶賈滁州人新從京
中南歸許其趁船備言

大清兵已進京惜未知其詳二十里抵樂莫河河南四十里
中流浩蕩一望無際行至董家溝同人皆登岸岸上居民不
遇數家備以實告懽然留宿便有鄉情

十八日村中覓一小車行至靈壁縣交界渡河復行二十里
為歸仁集道路嶮嶇上下骨戰方悟東坡輿浪語善於體物
夜復得鄉里數人同宿知舊輔蔣德璟於十六日已到高郵
矣

十九日行至王莊見行人操戈疾走云青陽一帶賊兵潰敗

從宿遷來者皆營於此汝輩勿輕往同人咸色變仍回至歸仁集時已下午忽聞馬兵飛至一人兩騎合鎮鄉兵奪一馬而取其囊囊中有密書則偽將董學禮致其黨郭白二將者大意欲北去益兵數萬以便南征鄉人懼而還之呼舟規避店主人亦辭客予無可奈何亦乘一葉溷村人中棹入白洋河舟僅容膝風雨乍起衣被盡濕夜泊元帝廟
二十日天霽復移舟中流而偽將果遣賊兵至集上凡居民未行者悉被擒去今已甯靜然後返舟至歸仁集而夜已半矣

廿一日早登岸與武林同伴十五人僱車行至青陽詢土人云賊兵並未營此只兩日前曾一經過耳午後行至泊舟所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遂乘順風登江船張帆而行四十里為雙闕知賊兵於宿遷打仗三次皆大敗勢不能敵馬兵之遣有自來矣

廿二日風更順行五十里為泗州知州黃景明逃去遙望祖陵鬱鬱蒼蒼洵神器奧府徘徊悲悼從陸走五里為盱眙縣城中已空知縣梁萬里不知所之行道者皆手執長戈言高兵在前昨有南人被劫客宜慎重嗚呼賊兵猛於虎官兵復猛於賊欲民不化為賊得乎余心戒慎幸有回空車四五乘遂價倍乎之以間道往六合府庶幾息肩然胸中未嘗一刻忘兵害也二十里為義井又二十里為連塘就宿

廿三日行至張家鋪見村民奔走如狂究其故云前路高家馬兵至矣頃刻見有兩飛騎馳而來貫弓挺刃衆皆膽落子

下車坐皎日中晒復騎顧予云如此大漢必有重資予笑曰
即有之盡在車中不滿匿也騎搜得武林布商囊中千餘金
滿志而去予乃從衆疾走荒山中復有數騎踵至則襪被之
類皆罄矣予失去陷城日繼一紙及先人優卹咨文一道殊
覺怏怏時方午腹俱餒猶慮賊兵未盡踰嶺避之而土賊二
十衆從山凹中來聲言汝輩必當厚酬同伴有欲與之角者予亟止
息保汝無虞量汝輩必當厚酬同伴有欲與之角者予亟止
之衆遂泣訴以被劫狀丐其哀憫賊意始轉一野僧手持鋼
叉先路不一里至其控諸賊反憐我輩窮途甚有咨嗟歎息
者於是烹茶相慰大桶盛粥佐以野藪腹皆果然啖畢各脫
布衣奉贈賊再三不納又持兵衛送數里土賊中亦有良心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如若輩者彼官兵之賊獨非人哉方遇賊時魚駭鳥散亦失
去一僕晚有人寄耗云汝家人已同粵中一客先至又澗矣
稍慰懸望夜宿平陽鋪

廿四日抵又澗亡僕杳然予囊空如洗為車夫所迫乞貸無
門幸遇前同舟滁州之茶賈袖中忽取十金為贈不論子母
予忻然受之絕處逢生始有生色

廿五日遂給車價行二十里為清廟古樹高至百尺蒼茂可
愛橫橫累累詢土人云昨為賊兵所殺各村叛兵所遇房屋
無不掠而後燬婦女無不淫而後殺驢馬斃死於道血流成
渠白骨山積予心慘甚於是呼車夫亟行四十里至六合縣
縣令沈起蛟大為官兵辱罵城中戒嚴盤詰頗密凡北人穿

箭衣快鞋者俱不許放車夫亦辭去步數里得問渡處同渡
有一人適從濟甯來又知賊兵盤踞濟城大肆淫虐十二日
鄉紳潘侍郎同總兵張文昌都司李允和統九營兵于十三
日用大砲攻城竟日克其東門偽防禦使張問行偽守旅傳
龍偽州牧任某偽運同劉某并從賊道臣王世英俱各擒獲
收監十五日恭設龍亭香案更孝舉哀縛五叛臣以告先帝
之靈斬張傳二叛首懸示南北二門餘俱監禁候旨處分又
傳數日前袁州有偽府尹高某偽刑廳董某為防禦使劉濬
同汶上縣李某率領賊兵由十里閘過河往西我兵追之獲
劉濬李某立刻梟示高府尹董刑廳并魚台知縣尹宗衡審
明候決又傳分守睢陽參將丁啟光擒獲商邱偽知縣賈士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俊又獲歸德府偽管河同知陳奇柘城知縣許成蔭鹿邑縣
偽知縣孫澄甯陵縣偽知縣郭經邦考城縣偽知縣范雋夏
邑縣偽知縣尚國雋共生擒七人獻俘南都經邦道死斬首
解驗按刑部榜陳奇年三十六孫澄年二十四范雋年三十一俱
平陽府蒲州生員尚國雋年二十三洪洞縣生員許成蔭年二
十八趙城縣生員俱於十七年二月內從逆偽官宋企郊
在平陽考外永城縣偽知縣某兵在陽黃集并若就擒則全
選授官郡俱復矣言之娓娓可聽行三十里始至江口夜宿

廿六日過龍潭設有兵艘然兵殘艘敝虛名而已再行至天
甯州有田參將領兵防備審驗南人悉許渡江沿州避難之
舟泊兩岸者不啻千餘是夜大雨雷電交作

廿七日雨不止午後稍霽聞官兵方禁行舟乃策蹇沿江而

行至篤子港宿於客店甚陋

廿八日早僱驢行望金山如見故人又行十里見官兵數百騎在山塢放馬治餐有肩挑食物者公行奪去予至京口雖有官兵馳逐而居民尚安堵予方呼隨奴小陳祥覓舟忽家中來奴老陳祥相顧愕然細詢之知胞弟濟楨暨姊丈吳守質遠來相探江干一遇宛在夢中據舟子云夜來方到倘稍遲不逢亦大奇也下午解維同行滁州茶賈亦在舟中備述奇變不覺夜之過半

廿九日過丹陽償茶賈金別去至奔牛過死難御史王章之鄉悽然悲感夜宿常州同伴武林人又於隔舟一遇

六月初一日至無錫惠峯在望意欲滿載泉水為舟子所阻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詢太史馬世奇樞尚未到不及登堂一哭夜宿望亭

初二日順風揚帆形神俱爽至潞墅關則前所失僕先已南下主僕六人一一不缺大出望外又二十里至小莊拜先人賜塋松楸鬱然徘徊久之少頃抵家母妻重面悲喜交集計在途跋跣四千餘里不過四十六日破城之後栖破屋中亦不過二十七日其間死而復生散而復聚非神力點佑安得有此迴思入都之日以迄於今不滿一載如隔幾劫輪迴矣更有異者方抵家而同行陳都司有遴忽來見訪攜倪范兩公部咨并予所錄陷城日記原封交還當日雖入賊手旋為所棄渠家中人收貯囊中區區一手筆之微而得失有定數如此彼背主事仇貪苟活以倖邀富貴者豈非不知命之過

再生記略卷下
與予今日載筆記實視唐人再生說天寶時事更覺悲慘興
言及此涕泗交頤矣其姓名事跡目所親身所歷者勿論他
或訪自長班或傳諸道路不無小異亦有微訛然十分之中
已得八九至於語次失倫修飾未至兼望觀者憐而諒之長
洲陳濟生爾勤記

戊子立秋節久熱得雨趁晚涼手校一過

再生記略卷下

即史識于閩安稅關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濟生錄

汰存錄序

夫名教之存存於賢者然不存於賢者之口而存於天地不易之正氣天地不易之正氣無他焉理而已矣此非特不賢者不能倒置雖賢者亦不能增損也不賢者而欲倒置益見其非賢者而欲增損則失其是矣吾鄉夏子彞仲素為海士之同學而為忠襄竹亭之所許可遭變捐軀潔身自靖其子存古復殉難南都一家節烈為千古完人無疑也乃身歿之後有所謂幸存錄者出焉論若和平意實顛倒黃子見而懼焉以為此小人之嚆矢不可以不辨而論之余曰此殆非夏子之言其為小人附會之言也夫夏子自戊午以後立身本末天下皆知之雖平身和厚而嫉邪扶正不減卧子而是錄

矢口而論大非生平意者檢壬之夫見夏子死難之後無子無孫無兄無弟而其人品足以表著古今其論足以取信於當世於是託而誣焉以為可以因是而清其非之實矣而不知在夏子而賢決無此錄夏子而實有此錄亦未得即為賢者之定論也故使夏子而實有此錄亦未得損正人之毫末而况其未必然耶夫鏡已懸矣石已出矣魁於何藏而於白日之中猶為昏夜之惑而且援末以誣其本借偽以傾其真後人奚適從焉噫變草之後每多偽書惑世誣民關係不小黃子信以為實而辨之其為名教之閑也大矣凡負天地之正氣者但信其理無徇其人理之邪正有乖則言之真偽可從而辨矣由此言之即無汰存可也同學巢鳴盛端明氏識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汰存錄自序

近見野史多有是非倒置者推原其故大都本於夏彞仲允彞幸存錄彞仲死難人亦遂從而信之豈知其師齊人張延登延登者攻東林者也以延登之是非為是非其倒置宜矣獨怪彞仲人品將存千秋并存此錄則其為玷也大矣謂之不幸存錄可也晚進不知本末迷於向背余故稍摘其一二所以愛彞仲耳南雷居士黃宗羲識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法存錄

餘姚黃宗羲太冲著

彛仲曰兩黨之最可恨者專喜逢迎附會若有進和平之說者即疑其異己必操戈以攻之又曰二黨之於國事皆不可謂無罪平心論之始而領袖者為顧鄒諸賢繼為楊左又繼為文姚最後如張溥馬世奇輩皆文章氣節足動一時而攻東林者始為四明繼為丁趙繼為崔魏又繼為馬阮皆公論所不與也東林中亦多敗類及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獨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高而於籌邊制寇卒無實着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嘗為朝廷振一法紀徒以伎刻勝可謂之聚怨而不可謂之任怨也其無濟

國事兩者同之耳愚按君子小人無兩立之理此彞仲第一
第一差處毅宗亦非不知東林之為君子而以其倚附之者
不純為君子也故疑之亦非不知攻東林者之為小人也而
以其可以制乎東林故恭用之卒之君子盡去而小人獨存
是毅宗之所以亡國者和平之說害之也彞仲猶然不悟反
追惜其不出乎此可謂昧於治亂之故矣且君子亦辨其是
非邪正耳此而是也正也則異己者之必為非與邪今必以
其未和平也使正者有資乎邪是者有資乎非猶可謂之君
子乎夫天下之議論不可專壹而天下之流品不可不專壹
也故同異之在流品議論兩者相似而實遠如宋之洛蜀議
論之異也漢之黨人宦官其異在流品不在議論在議論者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和平之說未可盡廢在流品者此治彼亂間不容髮如之何
其和平也假如三案外視之議論之異耳然主瘋癲者鄭氏
之私人也主進藥安選侍者崔文昇魏忠賢之私人也其異
在流品矣彞仲乃欲以洛蜀之論而設東漢之黨錮以東林
攻東林為兩黨真若此銖彼兩者無怪乎其設淫辭而助攻
也彞仲亦知攻東林者領袖之為小人而謂其間亦有清
操獨立之人天下有清操獨立者而肯同於四明同於方趙
同於崔魏同於馬阮乎肯同於小人而謂之清操獨立吾不
信也於此而講和平是獨怪李杜以曹節王甫為異已也東
林之名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倚附者亦不過數人耳以此數
人者而名為黨可也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

東林攻奄人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
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由此而逆推之則劾
江陵者亦可曰東林也劾分宜者劾劉瑾王振者亦可謂之
東林也然則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攻東林者加之名目而
已矣今必欲無黨是禁古今為君子而後可也東林中多敗
類夫豈不然然不特東林也程門之邢恕龜山之陸棠何獨
異於是故以敗類罪東林猶以短喪竊屨毀孔孟也彞仲以
籌邊制寇東林無實着夫籌邊制寇之實着在親君子遠小
人而已熹毅兩廟不用東林以致敗而責備東林以籌邊制
寇豈彞仲別有功利之術與

張差之事彞仲曰東宮侍衛蕭條至外人闖入漸不可長諸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臣危言之自不可少顧事聯宮禁勢難結案則田叔燒梁獄
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也二說互相濟而不得兩相仇又曰
國戚凶謀顧不用鳩而用挺不用中官而用外人皆情之所
無愚按張差一案當恭以王曰乾之案而後明先是王曰乾
告變已有龐保劉成二奄姓名使差果瘋癲也其所招姓名
安能與之暗合謂差仇此二奄不應王曰乾亦仇此二奄若
二奄不語聞乎故則神宗何難出此二奄使廷臣訊鞫以暴
白鄭氏之心迹於天下而滅口禁中乎且其時訊鞫張差者
無不得賂而以吳中彥為囊橐試問此賂出之誰氏而誰氏
何以出此賂乎事之明顯如此有何葛藤今於水落石出之
後彞仲猶為此言何也江右王猷定語余當時張差尚同一

人闖入名婁光義前門兌錢為業者也以多力得脫亡命江湖歛定曾跡之然亦不必須此為證也當是時鄭氏為謀無所不極巫蠱毒交發並至彛仲疑其術之未工則閻樂之弒二世伶人之困莊宗無可疑矣田叔之燒獄辭也以太后在上而梁王又弟也今以神宗之妾為人臣者正當格其蠱惑之心何嫌何忌在田叔為錫類在此為逢君不當以之相比彛仲又曰其處分之不過以二奄結局夫結局在二奄者王公之寀之力也微王公且不及二奄以王公而得之奄尚曰瘋癲曰仇口而肯以二奄結局哉

彛仲曰東林奏李可灼進藥懷不軌心方從哲故賞之其論為太過愚按紅丸一案亦當恭以崔文昇之進藥而後明當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光宗憑几之日紅丸進與不進皆不可為故李可灼者庸醫之殺人也其所以使光宗至於此者蠱之以美色決之以利劑鄭氏與鄭之私人崔文昇等為之至是不用挺而用鴆不用外人而用中官彛仲豈又以為情之所無乎是故紅丸而效非從哲之所喜也紅丸而不效亦非從哲之所惡也從哲之主者在鄭氏而以議之為太過乎

彛仲曰賈繼春言先帝至孝何至一妾一女不能遺庇亦未可盡言其非然宮之應移似屬定禮愚按彛仲既知宮之不可不移矣而又以爭移宮者之為調停何也夫調停之說有過當而後生焉選侍不過移宮耳有何痛苦有何不得其所而煩外廷之調停哉就使繼春無所窺伺無所指使亦是宦

官宮妾之愛其君沾沾而為之計慮分香賣履之事也彛仲之見陋矣

彛仲曰李三才少負才名為山東藩臬極有名余館於山東李已去二十年民歌思之不忘謂大奸大惡皆李所擒治殆盡民得安生也王錫爵特召時手疏甚密三才鈎得之洩言於眾謂錫爵以臺省為禽獸臺省由此益攻錫爵三才多取與結客遍天下顧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意其真足以幹國美又曰三才負才而守不潔及為淮撫垂涎大拜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為難公論益絀之而東林受累不小愚按李道甫在部郎則以救魏懋忠謫在藩臬則去而民思之在淮撫則稅畝鼠伏不敢動真幹國之才也其取友則顧端文救之於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被劾劉忠正薦之於既廢獨小人言其貪耳然身死之後書畫亦折賣殆盡貪者固如是乎彛仲於賢者之言漫不加省即身所歷之見聞亦不敢信至小人之讒口則拳拳奉之而勿失不可解也

彛仲曰楊維垣首恭崔呈秀不宜入逆案愚按定逆案者諸公不學無術之過也既不足以制小人徒使小人百計翻之凶於而國可不悲夫夫逆案之定以外官交結近侍也而交結之源不去猶伏火而蓋之以薪也當時涿州為交結之窟穴瞬息相通而楊維垣徐大化為之謀主其呼應於南北者則阮大鍼喬應甲賈繼春之徒十數人為之魁其力既足以鈎致後進而後進之急於富貴者由之而得交結之線索故

此十數人者雖不出而出者皆其分身也由是而議論終不可絀終毅宗之世其名雖不翻其實未嘗不翻也若其時將此十數人者聲其導源橫流之罪可誅則誅之其餘概以脅從之例則逆案何必定哉楊維垣之恭崔呈秀正其瞻風望氣由交結而得之也黃瓊之諫桓帝曰尚書周永首為沛令素事梁冀越拜今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自冀興盛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彞仲之言而然則桓帝之侯周永封黃門亦未可非也

彞仲曰王永光亦清執王恭廠之變其疏獨侃侃崇禎初為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冢宰東林必欲逐而去之永光憤激為難引用袁弘勳張道濬輩再啓立黃之爭實已甚之故耳愚按小人不同有把持局面之小人有隨波逐流之小人虎彪十孩兒之類隨波逐流吾所謂脅從者也逆案內之楊維垣徐大化等逆案外之王永光溫體仁等把持局面吾所謂魁之十數者也逆奄既誅逆案未定楊維垣把持之逆案已定王永光把持之皆紹述逆奄之政者也袁弘勳高捷史莖一輩小人翩翩而進以錮君子而抑之便為己甚則進君子退小人皆不可矣彞仲曰溫之秉政臺省攻之者後先相繼皆以門戶異同非盡由國家起見也公平言之不納苞苴是其一長矣庇私黨排異己亦未嘗謂之有迹愚按溫體仁之苞苴巧於納者也

周延儒不巧於納者也觀其身後之富豈不納苞苴者所致乎哀哉毅宗之受其愚也其在揆地日以進君子退小人之事何可悉數蔡唐薛葉之私黨猶謂無庇之迹乎文何黃劉之異已猶謂無排之迹乎從來姦相無有不庇私黨排異已者惟體仁多一反覆耳愚嘗言有明之亡方沈溫蔡湖州之力也

彞仲曰范景文謝陞於二黨皆虛公不滯愚按得交於文貞蓋無日不欲師法劉忠正也其在吏部以爭先忠端公年例去官於何而別其非東林乎謝陞傳溫體仁衣鉢謂其不滯於小人陞亦不受也蓋從來未有中立而不為小人者也古今為君者昏至弘光而極為相者奸至馬士英而極不待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明者而知之也有何冤可理而彞仲稱士英立心疏濶無殺人之意夫周仲馭雷介公獨非其所殺者乎左光先呂大器黃澍獨非其所逮者乎但不能殺之耳天下稍定則吾輩皆不能免吾不知如何而始謂之欲殺人也稱弘光寬仁虛已然則晉惠東昏皆足以當之

彞仲謂張捷楊維垣死難不得以其攻東林也而少之愚按維垣殺妾偽死書名於樞逃至中途為亂兵所殺此小人之狡獪適得其常可無論矣惟張捷傳聞縊死雞鳴山捷與馬阮楊蔡朋比亡國計無復之而死其殉於天下猶許綰之鼠首也齊莊公之弑賈舉州綽郝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婁堙皆死晏子曰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蓋言

諸臣導君於不善也捷非導君於不善者乎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道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馬阮之罪甚於齊豹捷之賊國甚於賊孟縶是先聖所不許弔者也以張捷之死南都與王振之死土木同科者也

汰存錄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汰存錄跋

黃先生指幸存錄為不幸存錄以其中多忠厚之言不力詆小人也洲錄中於浙黨齊黨有恕詞又黎巢先生因而序以證之謂是錄出於文忠身後蓋冒託其名者然慈溪鄭平子曰黎洲門戶之見太重故其人一墮門戶必不肯原之此乃其生平習氣亦未可信也予頗是之鄞全祖望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